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姜尚伐商 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

話言晁田、晁雷押姜環至西宮跪下。黃貴妃曰：「姜娘娘，你的對頭來了。」

姜后屈刑凌陷，一目睜開，罵曰：「你這賊子！是何人買囑你陷害我，你敢誣執我主謀弑君！皇天后土，也不祐你！」

姜環曰：「娘娘役使小人，小人怎敢違旨。娘娘不必推辭，此情是實。」

黃貴妃大怒：「姜環，你這匹夫！你見姜娘娘這等身受慘刑，無辜絕命，皇天后土，天必殺汝！」

不言黃貴妃勘問，東宮太子殷郊、二殿下殷洪弟兄正在東宮無事弈棋。

只見執掌東宮太監楊容來啟：「千歲，禍事不小！」太子殷郊此時年方十四歲，二殿下殷洪年方十二歲，年紀幼小，尚貪嬉戲，竟不在意。

楊容復稟曰：「千歲不要弈棋了，今禍起宮闈，家亡國破！」

殿下忙問曰：「有何大事，禍及宮闈？」

楊容含淚曰：「啟千歲：皇后娘娘不知何人陷害，天子怒發西宮，剗去一目，炮烙二手，如今與刺客對詞，請千歲速救娘娘！」

殷郊一聲大叫，同弟出東宮，竟進西宮。

進得宮來，忙到殿前。太子一見母親渾身血染，兩手枯焦，臭不可聞，不覺心酸肉顫，近前俯伏姜后身上，跪而哭曰：「娘娘為何事受此慘刑！母親，你縱有大惡，正位中宮，為何輕易加刑。」

姜后聞子之聲，睜開一目，母見其子，大叫一聲：「我兒！你看我剗目烙手，刑甚殺戮。這個姜環做害我謀逆；姐已進獻讒言殘我手目；你當為母明冤洗恨，也是我養你一場！」言罷大叫一聲「苦死我也！」嗚咽而絕。

太子殷郊見母氣死，又見姜環跪在一旁，殿下問黃貴妃曰：「誰是姜環？」

黃貴妃指姜環曰：「跪的這個惡人就是你母親對頭。」

殿下大怒，只見西宮門上掛一口寶劍，殿下取劍在手：「好逆賊！你欺心行刺，敢陷害國母！」把姜環一劍砍為兩斷，血濺滿地。

太子大叫曰：「我先殺姐已以報母讎！」提劍出宮，掉步如飛。

晁田、晁雷見殿下執劍前來，只說殺他，不知其故，轉身就跑往壽仙宮去了。

黃貴妃見殿下殺了姜環，持劍出宮，大驚曰：「這冤家不諳事體。」叫殷洪：「快趕回你哥哥來！說我有！」

殷洪從命，出宮趕曰：「皇兄！黃娘娘叫你且回去，有話對你說！」殷郊聽言，回來進宮。

黃貴妃曰：「殿下，你忒暴躁，如今殺了姜環，人死無對。你待我也將銅斗烙他的手，或用嚴刑拷訊，他自招成，也曉得誰人主謀，我好回旨。你又提劍出宮趕殺姐已，只怕晁田、晁雷到壽仙宮見那昏君，其禍不小！」

言罷，殷郊與殷洪追悔不及。

晁田、晁雷跑至宮門，慌忙傳進宮中，言：「二殿下持劍趕來！」

紂王聞奏大怒：「好逆子！姜后謀逆行刺，尚未正法。這逆子敢持劍進宮弑父，總是逆種，不可留。著晁田、晁雷取龍鳳劍，將二逆子首級取來，以正國法！」

晁田、晁雷領劍出宮，已到西宮。

時有西宮奉御官來報黃貴妃曰：「天子命晁田、晁雷捧劍來誅殿下。」

黃貴妃急至宮門，只見晁田兄弟二人，捧天子龍鳳劍而來。

黃貴妃問曰：「你二人何故又至我西宮？」

晁田二人便對黃貴妃曰：「臣晁田、晁雷奉皇上命，欲取二位殿下首級，以正弑父之罪。」

黃貴妃大喝一聲：「這匹夫！適纔太子趕你同出西宮，你為何不往東宮去尋，卻怎麼往我西宮來尋？我曉得你這匹夫倚天子旨意，遍遊內院，玩弄宮妃。你這欺君罔上的匹夫，若不是天子劍旨，立斬你這匹夫驢頭，還不速退！」

晁田兄弟二人只嚇得魂散魄消，喏喏而退，不敢仰視，竟往東宮而來。

黃貴妃忙進宮中，急喚殷郊兄弟二人。黃貴妃泣曰：「昏君殺子誅妻，我這西宮救不得你，你可往馨慶宮楊貴妃那裏，可避一二日。若有大臣諫救，方保無事。」

二位殿下雙雙跪下，口稱：「貴妃娘娘，此恩何日得報。只是母死，尸骸暴露，望娘娘開天地之心，念母死冤枉，替他討得片板遮身，此恩天高地厚，莫敢有忘！」

黃貴妃曰：「你作速去，此事俱在我，我回旨自有區處。」

二殿下出宮門，逕往馨慶宮來。

楊妃身倚宮門，巴望姜皇后信息。二殿下向前哭拜在地，楊貴妃大驚，問曰：「二位殿下，娘娘的事怎樣了？」

殷郊哭訴曰：「父王聽信姐已之言，不知何人買囑姜環架捏誣害，將母親剗去一目，炮烙二手，死於非命。今又聽姐已讒言，欲殺我兄弟二人。望姨母救我二人性命！」

楊妃聽罷，淚流滿面，嗚咽言曰：「殿下，你快進宮來！」二位殿下進宮。

楊妃沉思：「晁田、晁雷至東宮，不見太子，必往此處追尋。待我把二人打發回去，再作區處。」

楊妃站立宮門，只見晁田兄弟二人行如狼虎，飛奔前來。

楊妃命：「傳宮官，與我拿了來人！此乃深宮內闕，外官焉敢在此，法當夷族！」

晁田聽罷，向前口稱：「娘娘千歲！臣乃晁田、晁雷；奉天子旨，找尋二位殿下。上有龍鳳劍在，臣不敢行禮。」

楊妃大喝曰：「殿下在東宮，你怎往馨慶宮來？若非天子之命，拿問賊臣纔好。還不快退去！」

晁田不敢回言，只得退走。兄弟計較：「這件事怎了？」

晁雷曰：「三宮全無，宮內生疏，不知內庭路徑，且回壽仙宮見天子回旨。」

楊妃進宮，二位殿下來見。楊妃曰：「此間不是你弟兄所居之地，眼目且多，君昏臣暗。殺子誅妻，大變綱常，人倫盡滅。二位殿下可往九間殿去，合朝文武未散，就是你父親要為難你兄弟，也有大臣保你。」

二位殿下聽罷，叩頭拜謝姨母指點活命之恩，灑淚而別。

楊妃坐於繡墩之上，自思歎曰：「姜后元配，被奸臣做陷，遭此橫刑，何況偏宮！倘有人傳說二位殿下自我宮中放出去，那時歸罪於我，我怎經得這般慘刑。況我侍奉昏君多年，併無一男半女；東宮太子乃自己親生之子，父子天性，也不過如此，三綱已絕，不久必有禍亂。我以後必不能有甚好結果。」

楊妃思想半日，淒惶自傷，掩了深宮，自縊而死。

晁田、晁雷來至壽仙宮，只見黃貴妃乘輦回旨。

紂王曰：「姜后死了？」

黃貴妃奏曰：「姜后臨絕，囑妾身轉達天聽。望陛下念元配生太子之情，可賜棺槨，收停白虎殿，庶成其禮，使文武百官無議，亦不失主上之德。」

紂王傳旨：「准行。」黃貴妃回宮。

只見晁田回旨，紂王問：「太子何在？」

晁田等奏曰：「東宮尋覓，不知殿下下落。」

王曰：「莫非只在西宮？」

晁田對曰：「不在西宮；連馨慶宮也不在。」

紂王言曰：「三宮不在，想在大殿。必須擒獲，以正國法。」晁田領旨出宮來。

二殿下往長朝殿來，兩班文武俱不曾散朝，只等宮內信息。武成王黃飛虎聽得腳步愴惶之聲，望孔雀屏裏一看，見二位殿下慌忙錯亂，戰戰兢兢。

黃飛虎迎上前曰：「殿下為何這等慌張？」

殷郊看見武成王黃飛虎，大叫：「黃將軍救我兄弟性命！」道罷大哭，一把拉住黃飛虎袍服，頓足曰：「父王聽信妲己之言，不分皂白，將我母親剗去一目，銅斗燒紅，烙去二手，死於西宮。我見生身母親受此慘酷之刑，那姜環跪在前面對詞，那時心甚焦躁，不曾思忖，將姜環殺了。不意晁田奏准父王，父王賜我二人死，望列位皇伯救我殷郊！」

言罷，二位殿下放聲哭。兩班文武齊含淚上前曰：「國母受誣，我等如何坐視。可鳴鐘擊鼓，請天子上殿，聲明其事；庶幾罪人可得，洗雪皇后冤枉。」

言未了，只聽得殿西首一聲喊叫，似空中霹靂，大呼曰：「天子失政，殺子誅妻，建造炮烙，阻塞忠良，恣行無道。大丈夫既不能為皇后洗冤，太子復讎，含淚悲啼，效兒女之態！我等不若反出朝歌，另擇新君，去此無道之主，保全社稷！」

眾人看時，卻是鎮殿大將軍方弼、方相兄弟二人。

黃飛虎聽說，大喝一聲：「你多大官，敢如此亂言！滿朝該多少大臣，豈到得你講！本當拿了你這等亂臣賊子，還不退去！」方弼兄弟二人低頭喏喏，不敢回言。

黃飛虎見國政顛倒，疊現不祥，也知天意人心，俱有離亂之兆。心中沉鬱不樂，咄咄無言。又見微子、比干、箕子諸位殿下，滿朝文武，人人切齒，個個長吁，正無甚計策。

只見一員官，身穿大紅袍，腰繫寶帶，上前對諸位殿下言曰：「今日之變，正應終南山雲中子之言，古云君不正，則臣生奸佞。今天子屈斬太師杜元銑，治炮烙壞諫官梅伯，今日又有這異事。可憐成湯社稷，一旦丘墟，似我等不久終被他人所擄。」

言者乃上大夫楊任。

黃飛虎長歎數聲：「大夫之言是也！」百官默默。二位殿下悲哭不止。

只見方弼、方相分開眾人，方弼夾住殷郊，方相夾住殷洪，厲聲高叫曰：「紂王無道，殺子而絕宗廟，誅妻有壞綱常，今日保二位殿下往東魯借兵，除了昏君，再立成湯之嗣。」

二人背負殿下，逕出朝歌南門去了。

眾多文武見反了方弼、方相，大驚失色，獨黃飛虎若為不知。

亞相比干近前曰：「黃大人，方弼反了，大人為何獨無一言？」

黃飛虎答曰：「可惜文武之中，並無一位似方弼二人的。方弼乃一夯漢，尚知不忍國母負屈，太子枉死，自知卑小，不敢諫言，故此背負二位殿下去了。若聖旨追趕回來，殿下一死無疑，忠良盡皆屠戮。」

百官未及答，只聽後殿奔逐之聲。眾官正看，只見晁田兄弟二人捧寶劍到殿前，言曰：「列位大人，二位殿下可曾往九間殿來？」

黃飛虎曰：「二位殿下方纔上殿哭訴冤枉，國母屈勘遭誅，又欲賜死太子，有鎮殿大將軍方弼、方相聽見，不忿沉冤，把二位殿下背負，反出都城，去尚未遠。你既奉天子旨意，速去拿回，以正國法。」

晁田、晁雷聽得是方弼兄弟反了，嚇得魂不附體。那方弼身長三丈六尺，方相身長三丈四尺，晁田兄弟怎敢惹他？一拳也經不起。

晁田曰：「方弼既反，保二位殿下出都城去了，未將進宮回旨。」

晁田來至壽仙宮見紂王，奏曰：「臣奉旨到九間殿，見文武未散，找尋二位殿下不見。只聽百官道：二位殿下見文武哭訴冤情，有鎮殿將軍方弼、方相保二位殿下反出都城，投東魯借兵去了。請旨定奪。」

紂王大怒曰：「方弼反了，你速趕去拿來，毋得疏虞縱法！」

晁田奏曰：「方弼力大勇猛，臣焉能拿得來。要拿方弼兄弟，陛下速發手詔，著武成王黃飛虎方可成功，殿下亦不致漏網。」

紂王曰：「速行手敕，著黃飛虎速去拿來！」

晁田奉手敕至大殿，命武成王黃飛虎速擒反叛方弼、方相，並取二位殿下首級回旨。

黃飛虎笑曰：「我曉的，這是晁田與我擔兒挑。」即領劍敕出午門。

只見黃明、周紀、龍環、吳炎曰：「小弟相隨。」

黃飛虎曰：「不必你們去。」自上五色神牛，催開坐下獸，兩頭見日，走八百里。

方弼、方相背負二位殿下，一口氣跑了三十里，才放下來。

殿下曰：「二位將軍，此恩何日報得。」

方弼曰：「臣不忍千歲遭此屈陷，故此心下不平，一時反了朝歌。如今計議，前往何方投脫。」正商議間，只見武成王黃飛虎坐五色神牛飛奔趕來。

方弼、方相著慌，忙對二位殿下曰：「末將二人，一時鹵莽，不自三思，如今性命休矣，如何是好！」

殿下曰：「將軍救我兄弟性命，無恩可酬，何出此言。」

方弼曰：「黃將軍來拿我等，此去一定伏誅。」殷郊急著，黃飛虎已趕到面前。

二位殿下軛道旁跪下曰：「黃將軍此來，莫非捉獲我等？」

黃飛虎見二殿下跪於道旁，滾下神牛，亦跪於地上，口稱：「臣該萬死！殿下請起。」

殷郊曰：「將軍此來有甚事？」

飛虎曰：「奉命差遣，天子賜龍鳳劍前來，請二位殿下自決，臣方敢回旨意。非臣敢逼弑儲君。請殿下速行。」

殷郊聽罷，兄弟跪告曰：「將軍盡知我母子冤負屈，母遭慘刑，沉魂莫白；再殺幼子，一門盡絕。乞將軍可憐孤兒，開天地仁慈之心，賜一線再生之路。」

黃飛虎跪而言曰：「臣豈不知殿下冤枉，君命概不由己。臣欲要放殿下，便得欺君賣國之罪；欲要不放殿下，其實深負沉冤，臣心何忍。」彼此籌畫，再三沉思，俱無計策。

只見殷郊自思，料不能脫此災：「也罷，將軍既奉君命，不敢違法，還有一言，望將軍不知可施此德，周旋一脈生路？」

黃飛虎曰：「殿下有何事？但說不妨。」

郊曰：「將軍可將我殷郊之首級回都城回旨。可憐我幼弟殷洪，放他逃往別國。倘他日長成，或得借兵報怨，得泄我母之沉

冤。我殷郊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。望將軍可憐！」

殷洪上前急止之曰：「黃將軍，此事不可。皇兄乃東宮太子；我不過一郡王。況我又年幼，無有大施展，黃將軍可將我殷洪首級回旨，皇兄或往東魯，或去西岐，借一旅之師。倘可報母弟之讎，弟何惜此一死！」

殷郊上前一把抱住兄弟殷洪，放聲大哭曰：「我何忍幼弟遭此慘刑！」二人痛哭，彼此不忍，你推我讓，那裏肯捨。

方弼、方相看見如此苦情疼切，二人一聲叫：「苦殺人也！」淚如瓢傾。

黃飛虎看見方弼有這等忠心，自是不忍見，甚是悽惶，乃含淚教道：「方弼不必啼哭，二位殿下不必傷心。此事惟有我五人共知。如有漏泄，我舉族不保。方弼過來，保殿下往東魯見姜桓楚；方相，你去見南伯侯鄂崇禹，就言我在中途放殿下往東魯，傳與他，救他兩路調兵，靖奸洗冤。我黃飛虎那時自有處治。」

方弼曰：「我弟兄二人今日早朝，不知有此異事，臨朝保駕，不曾帶有路費；如今欲分頭往東南二路去，這事怎了？」

飛虎也未帶銀兩，沉思半晌曰：「可將我內懸寶玦，拿來前途貨賣，權作路費。上有金廂，價值百金。二位殿下，前途保重。方弼、方相，你兄弟宜當用心，其功不小。臣回宮復命。」

飛虎上騎回朝歌。進城時天色已暮，百官尚在午門，黃飛虎下騎。

比干曰：「黃將軍，怎樣了？」

黃飛虎曰：「追趕不上，只得回旨。」百官大喜。

黃飛虎進宮候旨。紂王問曰：「逆子叛臣，可曾拿了？」

黃飛虎曰：「臣奉手敕，追趕七十里，到三叉路口，問來往行人，俱言不曾見。臣恐有誤回旨，只得回來。」

紂王曰：「追襲不上，好了逆子叛臣！卿且暫退，明日再議。」

黃飛虎謝恩出午門，與百官各歸府第。

妲己見未曾拿住殷郊，復進言曰：「陛下，今日走脫了殷郊、殷洪，倘投了姜桓楚，只恐大兵不久即至，其禍不小。況聞太師遠征，不在都城。不若速命殷破敗、雷開，點三千飛騎，星夜拿來，斬草除根，恐生後患。」

紂王聽說：「美人此言，正合朕意。」忙傳手詔：「命殷破敗、雷開點飛騎三千，速拿殿下，毋得遲誤取罪！」

殷、雷二將領詔，要往黃飛虎府內，來領兵符，調選兵馬。

黃飛虎坐在後廳，思想：「朝廷不正，將來民愁天怨，萬姓皇皇，四海分崩，八方播亂，生民塗炭，日無寧宇，如何是好！」

正思想間，軍政司啟：「老爺，殷、雷二將聽令。」

飛虎曰：「令來。」

二將進後廳，行禮畢。

飛虎問曰：「方纔散朝，又有何事？」

二將啟曰：「天子手詔，命末將領三千飛騎，星夜追趕殿下，捉方弼等以正國法；特來請發兵符。」

飛虎暗想：「此二將趕去，必定拿來；我把前面方便付與流水。」乃分付殷破敗、雷開曰：「今日晚了，人馬未齊；明日五更，領兵符速去。」

殷、雷二將，不敢違令，只得退去。

黃飛虎對周紀曰：「殷破敗來領兵符，調三千飛騎，追趕殿下。你明日五更，把左哨疾病、衰老、懦弱不堪的點三千與他去。」周紀領命。

次早五更，殷、雷二將等發兵符。周紀下教場，令左哨點三千飛騎，發與殷、雷二將領去。二將觀之，皆老弱不堪，疾病之卒，又不敢違令，只得領人馬出南門而去。

一聲砲響，催動三軍，那老弱疾病之兵，如何行得快，急得二將沒奈何，只得隨軍征進。

方弼、方相保二位殿下行了一二日，方弼與弟言曰：「我和你保二位殿下反出朝歌，囊篋空虛，路費毫無，如何是好？雖然黃老爺賜有玉玦，你我如何好用，倘有人盤詰，反為不便。來此正是東南二地，你我指引二位殿下前往；我兄弟再投他處，方可兩全。」

方相曰：「此言極是。」

方弼請二位殿下，說曰：「臣有一言，啟二位千歲：臣等乃一勇之夫，秉性愚鹵。昨見殿下負此冤苦，一時性起，反了朝歌，并不曾想到路途遠，盤費全無。今欲將黃將軍所留玉玦貨賣使用，又恐盤詰出來，反為不便。況逃災避禍，須要隱秀些方是。適纔臣想一法，必須分路各自潛行，方保萬全。望二位千歲詳察，非臣不能終始。」

殷郊曰：「將軍之言極當。但我兄弟幼小，不知去路，奈何！」

方弼曰：「這一條路往東魯，這一條路往南都，俱是大路，人煙湊集，可以長行。」

殷郊曰：「既然如此，二位將軍不知往何方去？何時再能重會也？」

方相曰：「臣此去，不管那鎮諸侯處暫且安身；俟殿下借兵進朝歌時，臣自來投拜麾下，以作前驅耳。」四人各各灑淚而別。

殷郊對殷洪曰：「兄弟，你投那一路去？」

殷洪曰：「但憑哥哥。」

殷郊曰：「我往東魯，你往南都。我見外翁，哭訴這場冤苦，舅爺必定調兵。我差官知會你，你或借數萬之師，齊伐朝歌，擒拿妲己，為母親報讎。此事不可忘了！」

殷洪垂淚點頭：「哥哥，從此一別，不知何日再會？」兄弟二人放聲大哭，執手難分。

殷洪上路，淚不能乾，悽悽慘慘，愁懷萬縷。況年紀幼小，身居宮闈，那曉的跋涉長途。行行且止，後絆前思，腹內又饑。平日深居宮中，思衣則綾錦，思食則珍饈，那裏會求乞於人！見一村舍人家，大小俱在那裏吃飯。

殿下走到跟前，便教：「拿飯與孤家用！」

眾人看見殿下身著紅衣，相貌非俗，忙起身曰：「請坐，有飯。」忙忙取飯放在桌上。

殷洪吃了，起身謝曰：「承飯有擾，不知何時還報你們。」

鄉人曰：「小哥那裏去？貴處？上姓？」

殷洪曰：「吾非別人，紂王之子殷洪是也。如今往南都見鄂崇禹。」

那些人聽是殿下，忙叩在地，口稱：「千歲！小民不知，有失迎迓，望乞恕罪。」

殿下曰：「此處可是往南都去的路？」

鄉民曰：「這是大路。」

殿下離了村莊，望前趨行，一日走不上二三十里。大抵殿下乃深宮嬌養，那裏會走路。此時來到前不巴村，後不把店，無處可歇，心下著慌。又行二三里，只見松陰密禿，路道分明，見一座古廟。

殿下大喜，一逕奔至前面。見廟門一匾，上書〔軒轅廟〕。

殿下進廟，拜倒在地，言曰：「軒轅聖主，製度衣裳，禮樂冠冕，日中為市，乃上古之聖君也。殷洪乃成湯三十一代之孫，紂王之子。今父王無道，殺子誅妻，殷洪逃難，借聖帝廟宇安宿一夜，明日早行。望聖帝護祐！若得寸土安身，殷洪自當重修殿宇，再換金身。」

此時殿下一路行來，身體困倦，聖座下和衣睡倒。

殷郊望東魯大道一路行來，日色將暮，止走了四五十里。只見一府第，上書「太師府」。

殷郊曰：「此處乃是宦門，可以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」殿下曰：「裏邊有人否？」問了一聲，見裏邊無人答應，殿下只得又進一層門。

只聽的裏面有人長歎，作詩曰：「幾年待罪掌絲綸，一片丹心豈白湮。輔弼有心知為國，堅持無地伺私人。孰知妖孽生宮室，致使黎民化鬼燐。可惜野臣心魏闕，乞靈無計叩楓宸。」

殿下聽畢裏面作詩，殷郊復問曰：「裏面有人麼？」

裏面聽有人聲，問曰：「是誰？」天色已晚，黑影之中，看得不甚分明。

殷郊曰：「我是過路投親，天色晚了，借府上一宿，明日早行。」

那裏面老者問曰：「你聲音好像朝歌人？」

殷郊答曰：「正是。」

老者問曰：「你在鄉，在城？」

殿下曰：「在城。」

老者曰：「你既在城，請住來問你一聲。」

殿下向前一看：「呀，原來是老丞相！」

商容見殷郊，下拜曰：「殿下何事到此？老臣有失迎迓，望乞恕罪。」商容又曰：「殿下乃國之儲貳，豈有獨行至此，必國有不祥之兆。請殿下坐了，老臣聽說詳細。」

殷郊流淚，把紂王殺子誅妻事故細說一遍。

商容頓足大叫曰：「孰知昏君這等暴橫，絕滅人倫，三綱盡失！我老臣雖是身在林泉，心懷魏闕，豈知平地風波，生此異事，娘娘竟遭慘死，二位殿下流離塗炭。百官為何鉗口結舌，不犯顏極諫，致今朝政顛倒！殿下放心，待老臣同進朝歌，直諫天子，改弦易轍，以救禍亂。」即喚左右：「分付整治酒席，款待殿下，候明日修本。」

殷、雷二將領兵追趕二位殿下，雖有人馬三千，俱是老弱不堪的，一日止行三十里，不能遠走。行了三日，走上百裏遠近。

一日，來到三叉路口，雷開曰：「長兄，且把人馬安在此處，你領五十名精壯士卒，我領五十名精壯士卒，分頭追趕；你往東魯，我往南都。」

殷破敗曰：「不然，日同老弱之卒，行走不上二三十里，如何趕得上，終是誤事。」

雷開曰：「如長兄先趕著，回來也在此等我。若是我先趕著回來，也在此等兄。」

二人將些老弱軍卒屯紮在此，另各領年壯士卒五十名，分頭趕來。